

增強邊緣群體社區聯繫 以藝術為媒介推動社會共融

特首林鄭月娥去年在其《施政報告》中提到，政府將設立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，協助殘疾人士展現藝術才華，計劃在今年第四季推出。不僅是殘疾人士，近年香港不少社區組織及藝術團體發起藝術共融項目，令長者、更生人士、精神病康復者等社會邊緣群體，與社會人士一齊參與各類藝術活動，建立自信及自我認同的同時，亦增強了他們與社區的聯繫。有參加者、藝術家及學者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一致認為，藝術作為媒介，可以有效地幫助邊緣群體融入社會，並呼籲政府對「藝術共融」多加支持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劉悅
部分相片由受訪者提供

相比其他社會活動，邊緣群體在藝術活動中，可以與社會大眾有一個相對平等的接觸，以減緩負面標籤在往日帶來的自卑情緒，更可在藝術中找到自信、獲得成就感。一些邊緣群體在經歷藝術訓練後，在自我認同方面，不再將自身與社會大眾抽離。參與「藝術共融」的持份者相信，藝術更可成為邊緣群體的發聲途徑，向社會大眾表達他們的訴求和呼聲，例如撇除偏見、呼籲包容和接納等，達到社會和諧的目標。

根據團結香港基金今年發表的《藝術創新系列研究報告(二)》，在香港社會共識中被視為容易受到「邊緣化」的群體包括老年人、認知障礙症患者、更生人士、邊緣青少年、少數族裔和身體或精神殘障人士，包括患有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、自閉症譜系障礙及具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。但隨著現代社會規模和複雜性不斷發展，以及社會的急劇老齡化，「邊緣化」的定義和範疇亦正不斷擴大。

報告又提到，幫助邊緣群體踏出社會，推動共融，藝術可以作為其中一種有效的手段。在個人層面，參與藝術可幫助邊緣人士增強自信心與自我價值，加強自我管理的能力，同時改變長期以來作為弱勢一方的思維定勢；而在社區層面，參與藝術可以拓展邊緣群體的社交範圍，促進跨代對話，並通過藝術獲得發聲機會，令大眾見到邊緣群體也能為社會帶來正能量。



香港大學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總監何天虹教授。

推動共融 藝術形式不拘
港大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總監何天虹教授調查研究發現，藝術作為邊緣群體發聲的方式，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大眾對他們的看法。2013年，何天虹牽頭港大行為健康教研中心，組織「畫出心聲」項目，邀請精神病者以「我想與大家分享生命中的……」為題作畫，隨後在香港多個商場及大專校園內舉辦畫展，並收集觀眾市民的反饋。

巡迴畫展共收集到862則便利貼回應，其中76.6%是對畫家的鼓勵，其餘則是對畫展的讚美、回應畫作、承諾了解及接納及承諾保持溝通。在393位參與調查的展覽參觀者中，有82%表示欣賞畫作能令他們更了解精神病者，此外有7成半參觀者表示「非常同意」反對歧視精神病者的言論。

何天虹指出，「畫出心聲」項目可證明藝術所具有的社會功能，在這個項目中，減弱了精神疾病的污名效應(stigma)，同時也增強了公民的同理心。在社會共融方面，起到了積極、正面的作用。

至於哪些藝術形式較適合推動共融，何天虹認為所有形式的藝術都可以做到，因為藝術始終是一種媒介，有著不受文字限制的特點，令參加者可以自由表達情緒，同世界建立聯繫。而參加者本身有無藝術基礎並不重要，關鍵是他們有多投入到藝術中去。而藝術治療師、藝術家、社工都可以組織這類活動，不過做法會略有不同。每個藝術家的風格都不同，但都會以藝術本身為主；而藝術治療師和社工會從人的角度出發。



美蓮(中)與學生們在「活出我原美2018」展覽開幕禮上展示作品。

撇除標籤 平等參與藝術

對邊緣群體而言，自身所背負的標籤，不僅增加了他們融入社會的難度，亦加深了他們自卑的情緒。但通過藝術活動，可以令邊緣群體和社會人士有一個平等接觸的機會。

在新生精神康復會與理大紡織及服裝學系聯合舉辦的「活出我原美2018」展覽中，展出了由18名精神病康復者與70多名大學生共同創作的時裝作品。主辦方希望透過合作的形式，消除學生對精神病康復人士的誤解，體現社會共融的公民理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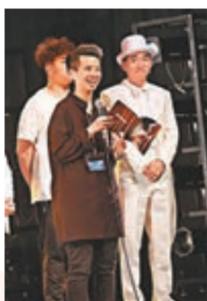
美蓮是其中一位精神病康復者，曾因喪子之痛、家人疏離，出現情緒問題，甚至走在自殺的邊緣。主動接受治療後，美蓮的病情開始逐漸好轉，並多次參與新生會組織的義工服務活動，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鼓勵同路人。但在參加「活出我原美」活動前，美蓮起初感到十分不安，因為之前做義工時，接觸的都是精神病者，這次與大學生們合作時裝設計，美蓮擔心年齡差距和復元人士身份可能會影響與學生們的溝通。

出乎美蓮意料的是，在合作設計的過程中，她與四位大學生相處毫無問題。「估唔到佢咁咁錫我，咁包容我。」她的樂觀、開朗也感染到大學生們，同組的胡安俊(Andrew)表示，自己以前聽別人說「精神病康復者和常人沒有什麼不同」，他還半信半疑，參加活動前，很擔心自己說錯話。結果他發現，美蓮本人其實比他們還要開朗，為他們帶來很多正能量。

另一邊，善導會從1998年開始，已透過劇場形式將更生人士的經歷展現於舞台，並於2016年正式成立了「魁星劇團」，令更生人士得以通過舞台發揮潛能以及向社會發聲。「魁星劇團」的特色是由更生人士和社區人士一同出演，但劇團不會告知觀眾，哪些演員是更生人士，哪些演員是社區人士，因此觀眾可以更專注於演員的舞台表現，而非演員過去的經歷和更生人士的標籤。

幾度執導「魁星劇團」的導演陳美莉(Emily)相信，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演員，尤其是有故事想表達、渴望發聲的群體。在排戲過程中，陳美莉見到演員們的自信心和自我認同感有顯著的提高。起初排戲時大家都是跟著導演的指揮，後來慢慢開始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。戲劇表演需要團隊協作，每個團隊成員都需要清楚明白自己要什麼，在後台沒有人指揮的情況下，演員們不僅做好了份內的事，還會在別人有甩漏時及時提醒。這些改變都讓陳美莉感到滿意。

在糊塗戲班的創辦人兼行政總監魏綺珊(Jo)看來，藝術活動不僅讓有身體障礙的演員性格變得開朗，更是給了他們一個「行出來」的契機，有了院舍和庇護工場之外的去處。在早前接觸殘障團體的過程中，魏綺珊發現他們很少有機會嘗試戲劇表演，因此萌生了創立「無障礙劇團」的想法，不止是為殘障人士，而是接納所有障別的人士。



陳美莉(Emily)在演出後感謝「魁星劇團」成員們的努力。

一視同仁 學做戲亦學做人

部分邊緣群體長期作為被服務、被支援的一方，心態亦會受此影響，在自我認同上將自己與社會大眾區分開。對此，糊塗戲班藝術總監陳文剛(Rensen)希望透過戲劇，影響學員們的思維。他希望能做到既教做戲，也教做人。

「無障礙劇團」正在排練的舞台劇《天虹戰隊》，取材自一個發生在印尼的真人真事，講述了一個資源貧乏境況下的追夢故事，選擇這套劇本的魏綺珊相信，由「無障礙劇團」來演繹這個故事會更加動人。

被問及是否會對有身體障礙的演員放鬆要求時，陳文剛反問：「點解要鬆啲？」他認為這些演員在某一方面有障礙，有些不能行走，有些看不見，有些聽不見，講不到台詞，但他們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和別人是一模一樣的。

「我們不是搞聯誼活動，我們是一個專業的劇團，做的是專業的演出，演員的演技要達到一定的水平，至少你要做到你個人的極限。其他機構可能是『服務先行』，但我們不是這樣。這些學生將來未必一定做演員，但一定會做人。」

消除偏見 令社會大眾接納

參加者普遍相信，藝術確實可以成為邊緣群體向社會發聲的渠道之一，例如善導會利用劇場的形式，令觀眾知道更生人士融入社會的不易，同時又可宣傳預防犯罪的理念。相比傳統的講座，音樂劇的形式更新穎、有趣，亦令到參加者無須受文字所限，可做到更自由的情緒表達。

更生人士KK就是其中之一，在善導會社工的介紹下，KK開始參加各類分享活動，以自己誤入歧途的親身經歷，向年輕人宣傳預防犯罪理念。社工想嘗試新的宣傳方式，於是編排了一套《英雄本色》短劇，演員包括KK在內只有三個人，但效果卻好了很多。2016年「魁星劇團」正式成立後，KK兩度參演《英雄本色》音樂劇，藉舞台發聲。

在《英雄本色》場刊的「演員心聲」部分，KK這樣寫道：「希望後生仔唔好步我們後塵，想讓他們知道



監製魏綺珊(左)與演員Sophi聊天。 劉悅攝

學員Sophi就是其中一個例子，她的雙眼只能看見光和影，一直喜歡戲劇的她，終於在「無障礙劇團」中得到機會嘗試。在排練過程中，Sophi也遇到了不少困難，例如在排練舞蹈時，她無法得知自己的動作是否與其他演員一致，排練進度也要比其他演員多上數倍。

通過表演藝術，Sophi明白了堅持的可貴：「每次排練結束回到家已是凌晨，真的很辛苦，我覺得人始終是有惰性的，有時候我也會偷懶，想不去排練，但缺席過一次之後肯定會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」堅持，亦是《天虹戰隊》的核心主題。Sophi希望通過這套戲告訴觀眾，如果有夢想、有想做的事情，一定要堅持做下去。



陳文剛細心觀察演員的綠排表現。 劉悅攝



更生人士KK亦是「魁星劇團」的演員。 劉悅攝



Quincy拿着《英雄本色》場刊。 劉悅攝

「無障礙劇團」仍面對諸多障礙

為了吸引更多社會人士，不少藝術共融項目都將門票定在低價，或是不收取門票。收入微薄，缺乏穩定的資金來源，這些項目大多只能以短期形式運營，難以將活動恒常化。有學者和藝團負責人坦言，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在社會共融上，讓被忽視的邊緣群體更有效融入社會，有助社會和諧。

在場地選擇上，共融劇團面臨諸多障礙。「無障礙劇團」的最新舞台劇《天虹戰隊》，將於9月7日至9日在元朗劇院演藝廳上演。至於為何選擇元朗劇院，糊塗戲班的創辦人兼行政總監魏綺珊也感到無奈：「很多時候，坐輪椅的演員由入到劇院，從後台化妝間走上舞台，這個過程已經遇到很多障

礙。」香港的大部分劇院場地，從後台到舞台都需要經過樓梯，這一級級台階在其他演員眼中可能並不起眼，但對輪椅人士來說，就彷彿一道高牆將他們攔在舞台之外。

此外，魏綺珊還指出，劇場內輪椅位過少又是另一大難題。「例如一個可以容納一千名觀眾的劇院，只有四個輪椅位。」好在元朗劇院願意在這方面配合他們，將部分座位臨時拆走，令更多輪椅人士可以入場睇戲。除了場地，專業的舞台佈景、指導老師、道具服裝等，都需要經費。「魁星劇團」所聘請的導演、音樂人都是收取優厚酬，使用的道具則是來自淘寶網購。但劇團堅持將門票價格定在低於市場價，希望能吸引更多

觀眾，藉此推廣他們的理念。

2013年成立的「無障礙劇團」，當時是拿到勞工及福利局的「社區投資共享基金」，開展兩年的活動，之後又經歷過單籌和新一輪申請資助，現在拿到了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為期三年的撥款。至於三年之後何去何從？魏綺珊就說「到時先算」，但大家都希望「無障礙劇團」可以繼續運營下去。

香港現時沒有專門為「藝術共融」設立的基金，組織者通常是向藝術發展局或社福界申請資助，或是像「畫出心聲」這一類有學術研究性質的活動，可以向學界尋求支援。港大表達藝術治療碩士課程總監何天虹教授表示，確實有



「無障礙劇團」的演員對劇本台詞。 劉悅攝

不少社區組織由於申請資助失敗而放棄舉辦，着實可惜。她認為藝術共融「缺人」也「缺錢」，但「缺人」的根源仍是「缺錢」。「其實香港本地有很多優秀的藝術家，如果政府願意投放更多的資源，亦都可以鼓勵更多藝術家來參與到這件事中。」